

流 亡

流 亡

洪靈菲著

現代書局印行

1933

No. 0116

流亡 實價七角	出版者 現代書局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發行者 洪雪帆 著作者 洪靈菲	總發行所 現代書局 上海四馬路 分店 南京 北平 廣州 杭州 鄭州 汕頭 廈門 漢口 九江 成都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29, 4, 15, 初版 1933, 2, 20, 五版 5000—6000冊
-----------------------	---	--	--

自 叙

在饑寒交逼，營養不良的狀態下；我終於絞着腸，忍着苦把這頭胎嬰孩——流亡——產生出來了。因為窮得要命，所以臨產時，只在一間昏黑的，臭濕的貧民窟裏，在一張破舊而沒有美感的臥榻上，死挺挺地，拚命一送，便把牠弄出地面來了。這嬰孩！這嬰孩！唉，只聽到牠的哭聲的微弱，看到牠的臉色的蒼白，便知道牠是多麼不健康！多麼難以長大起來！這真是，使到做牠的娘親的多麼傷心和失望！但，這有什麼辦法呢？！這有什麼辦法呢？！

在細雨黃昏，除夕只是隔兩天便到了的殘年的哀緒中，我抱着這個新生的嬰孩到各處拍賣！滿街的巡捕，和路上過往的行人都在釘視着我！這真是，使我覺得又是羞恥！又是傷心！爲什麼，在這樣人家正在鬧着團聚，穿好衫褲，說吉利話的時候，我偏要把這苦命的嬰兒賣去呢？唉！惟天知道！不！天又是什麼！唉！啊！吁！噫！……

在描寫的手腕，敘述的技巧，修辭的工夫各方面批判起來，我自己承認，流亡這篇幼稚的產物，可說完全是失敗的！但取材方面，和文章立場方面，總可以說是一種新的傾向，和一種新的努力！但，無論如何，我承認這一篇總是失敗的。我但願把這個失敗的死屍給這新時代和我一樣年青的作家踐踏着，踐踏着，做他們到成功之路去的橋樑。我自己，當然亦願意這樣做。

末了，我在這兒感謝郁達夫先生把牠熱烈的介紹，感謝我的愛人夢芳女士把牠細心的抄寫和校正。……

十七，一，廿一。

序 詩

我像旅行着沙漠，
口也乾了，喉也渴了！
給予我以安慰的，
只有望不窮的碧空，
只有行不盡的黃沙！

我像旅行着荒山，
膽也寒了，心也慄了！
給予我以安慰的，

只有寒林的驚濤，
只有虎豹覓食的叫嚷！

我像飄蕩着在大海，
頭也昏了，神也亂了！
給予我以安慰的，
只有機聲的譟罵，
只有黑浪的白眼！

我像禁錮着在牢獄，
人瘦了，病也深了！
給予我以安慰的，
只有鐵窗外一線的曙光，
只有鐵窗內強烈的奇臭！

約莫是晚上十點鐘了，天上沒有星，也沒有月，只是下着絲絲微雨。是暮春天氣，被樹林包住着のT村（這村離革命發祥地のC城不到一里路遠。）這時正被薄寒和悽靜佔據着。

在一座門外糾纏着牽牛藤の齋寺門口，忽然有四條人影在蠕動着。這四條人影，遠遠地望去，雖然不能夠把他們的面容看清楚，但他們蠕動的方向，大概是可約略看出的。他們從這座齋寺右轉，溜過一條靠牆翳處的小道，再左轉直走。不久

便溜到一座頗老的古屋去。

這古屋因為年紀太老了，牠的顏色和着夜色一樣幽暗。牠的門口有兩株大龍眼樹蟠據着，繁枝密葉，撼撼作聲。這些人影中間，一個狀似中年婦人的把鎖着的門，輕輕地，不敢弄出聲音來地，用鑰匙開着。餘的這幾條人影都幽幽地塞進這古屋裏去。這狀類中年婦人的也隨着進來，把她同行的另一位狀類婦人的手上持着的燈，拿過手來點亮着，放在門側的一隻椅子上。她們幽幽地耳語了一回，這兩個狀似婦人的，便又踏着足尖走出門外，把門依舊鎖着，逕自去了。

這時候，屋裏留下的只是一對人影；這對人影從淒暗的燈光下，可以把他們一男一女的狀貌看出來。那男的是個瘦長身材，廣額，隆鼻，目光炯炯有神，又是英偉，又是消瘦，年約二十三四歲的樣子。那女的約莫十八九歲，穿着一身女學生制服，剪髮，身材俊俏，面部秀潤，兩頰像玫瑰花色一樣，眼媚，唇怯。這時候，兩人的態度都是又是戰慄，又是高興的樣子。照這古屋裏的鬼氣陰森和時覺奇

臭這方面考察起來，我們不難想像到這個地方原爲租給人家安放棺材之用。屋裏的老鼠，實在是太多了；牠們這樣不顧一切的噪鬧着，真有點要把人抬到洞穴裏撕食的意思！

供給他們今晚睡覺的，是一隻佔據這古屋的面積四分之一的大榻，——牠是這樣大，而且舊，而且時發奇臭，被一套由白轉黑的紋帳包住，床板上掩蓋着一條紅黑色的毛氈。他們各把外衣，外褲脫去，把燈吹熄，各懷抱着一種怕羞而又歡喜的心理，模模索索地都在這破榻上睡着了。

但，在這種恐怖的狀態中，他們那裏睡得成。這時候，最使他們難堪的，便是門外時不時有那吠不住的狗吠聲。那位女性這時只是僵臥着，像一具冷屍似的不動。那男的，翻來覆去，只是得不到一刻的安息。他機械地吻着她的前額，吻着她的雙唇，吻着她的前胸；她只是僵臥着，不敢移動。每當屋外的犬聲吠得太利害，或樓上的鼠聲鬧得太凶時，他便把他的頭葬在她的懷間，把他的身緊緊地壓在她的身上。這時候，可以聽見女的幽幽向着男

的說；

“親愛的哥哥啊！沉靜些兒罷！我很駭怕！我合上眼時，便恍惚見着許多警兵來拿你！哎喲！我很怕！我想假若你真的……咳！我那時只有一死便完了！”

“不致於的！”那男的幽幽地答。“我想他們決拿不到我！我們神不知，鬼不覺的避到此間，這是誰也不能知道的！”

這男的名叫沈之菲，K大學的畢業生，M黨部的重要職員。這次M黨恰好發生一個極大的變故，黨中的舊勢力佔勝利，對新派施行大屠殺。他大概是屬於新派一流人物，因為他平日持論頗激烈，和那些專拍資本家，大劣紳，新軍閥的馬屁的黨員，意氣大大不能相合。大概是因為這點兒緣故吧，在這次變故中，他居然被視為危險人物，在必捕之列。

這女的名叫黃曼曼，是他的愛人。她在黨立的W女校畢業不久，最近和他一同在M黨部辦事。她的性情很是溫和柔順，態度本來很不接近革命。但

因為她的愛人是在幹着革命的緣故，她更用着對待情人的心理去迎合着革命。

“但願你不至於——，哎喲！門外似乎有了——腳步聲！靜！靜着！不好做聲！”曼曼把嘴放在之菲的耳朵裏面說。她的臉，差不多全部都藏匿到被窩裏去了。

“沒有的！”之菲說。“那裏是腳步聲，那是三幾片落葉的聲音呢！”他這時一方面固然免不了有些害怕，一方面却很感到有趣。他覺得在這漆黑之夜，古屋之內，愛人的懷上，很可領略人生的意味。

“親愛的曼妹啊！我這時很感到有趣，我想做詩！”之菲很自得地說着。

“哎喲！哥哥啊！你真的是把我嚇死哩！你聽他們說，政府方面很注意你！他們到五校捉你兩次去呢！……哎喲！我怕！我真怕！”曼曼說，聲音顫動得很利害。

又是一陣狗吠聲，他們都屏息着不敢吐氣。過了一會，覺得沒有什麼，才又安心。

老不成眠的之菲，不間斷地在翻來覆去。過了

約莫兩個鐘頭之後，他突然地癢着僵臥着的曼曼，用手指輕輕地抹着她合上的眼睛，向着她耳邊很嚴肅地說：

“你和我的關係，再用不着向別人宣布，我倆就今晚結婚吧！讓這裏的臭味，做我們點綴着結婚的各種芬馥的花香！讓這藏棺材的古屋，做我們結婚的禮拜堂！讓這樓上的鼠聲，做我們結婚的神父的祈禱！讓這屋外的狗吠聲，做我們結婚的來賓的汽車聲！讓這滿城的屠殺，做我們結婚的牲品！讓這滿城戒嚴的軍警，做我們結婚時用以誇耀子民的衛隊罷！這是再好沒有的機會了，我們就是今晚結婚吧！”

“結婚！”這兩個字像電流似地觸着裝着睡的曼曼全身。她週身有一股熱氣在激動着，再也不僵冷的了。她的心在跳躍着，脈搏異常亢急，兩頰異常灼熱。這真是出她意料之外，一年來她所苦悶着，所不能達到的問題，今晚却由他口中自己道出！

沈之菲在K大學的二年級時，他的父母即為

他討了一個素未蒙面的老婆。雖說，夫婦間因為智識相差太遠，沒有多大感情，但形式間却是做了幾年夫婦，生了一個女孩兒。在大學畢業這年，大概是因為中了 *Cupid* 的矢的緣故吧，在不可和人家戀愛的局面下，他却偷偷地和黃曼曼戀愛起來。這曼曼女士，因為認識了他，居然和她的未婚夫離婚。她明知之非是個有妻有子的人，但她不能離開他。她只願一生和他永永在一塊兒，做他的朋友也可以，做他的妹妹也可以，做他的愛人也可以！她不敢想到和他做夫婦，因為這於他的犧牲是太大的了！出她的意料之外的是“結婚”這兩個字，更在這個恐怖的夜，由他自己提出！

“結婚！好是很好的，但是你的夫人呢？……”

曼曼說，聲音非常淒媚。“她當然是很可憐！但，那有什麼辦法？我們怕也只有永遠地過着流亡的生活，不能回鄉去的了！——唉！親愛的曼妹！我一向很對你不住！我一向很使你受苦！我因為知道幹革命的事業，危險在所不免；所以一年來不敢和你談及婚姻這個問題。誰知這時候，我的

危險簡直像大海裏的一隻待沉的破舟一樣，你依舊戀着我不忍離去！你這樣的愛我，實在是令我感激不盡！我敢向你宣誓，我以後的生命，都是你的！我再也不敢負你了！曼妹！親愛的曼妹，這是再好沒有的機會了，我們便今晚結婚吧！”之菲說，眼間濕着清淚。

她和他緊緊地摟抱着，眼淚對流地泣了一會，便答應着他的要求了。

二

沈之菲本來是住在U大學，黃曼曼本來是住在W女校的。一半是因爲兩人間的情熱，一半是爲着避去人家的暗算，他們在二個月以前便秘密地一同搬到這離C城不到一里路遠的T村來住着。他們住的地方，是在一個齋寺的後座。齋寺內有許多齋姨，都和他們很愛好。齋寺內的主持是個年紀五十餘歲 肥胖的，好笑的，好性情的婆婆。人們統稱呼她做姑太。姑太以下的許多姑（她們由大姑，二姑，三姑排列下去。）中，最和他們接近的便是

大姑和十一姑。

大姑姓岑，是一個活潑的，聰慧的，美麗的女人。她的年紀不過廿六七歲，瓜子臉，彎彎的雙眉，秀媚的雙目，嫩膩膩的薄臉皮；態度恬靜而婀娜。這半月來，姑太恰好到五港探親去，齋寺內的一切庶政，全權地交落在她手裏。她指揮一切，談笑自若；大有六轡在握，一塵不驚之意。十一姑是個粗人，年紀約莫三十餘歲的樣子，頰骨很開展，額角太小，膚色焦黑；但態度却很率真，誠懇和樂天。這次黨變，之菲和曼曼得到她倆的幫助最多。

黨變前幾日，之菲害着一場熱症。這日，他的病剛好，正約曼曼同到黨部辦公去。門外忽然來了一陣急劇的扣門聲。他下意識地叫着婆媽三孃開門。他部裏的一個同事慌忙地走進來，即時把門關住，望着之菲，戰慄着說；

“哎喲！老沈！不得了啊！……”

“什麼事？”之菲問，他也爲他的同事所嚇呆了。

“哎喲！想不到來得這麼利害！”他的同事答。

“昨夜夜深時，軍警開始捕人！聽說Ⅺ大學給他們拿去二百多人，全市的男女學生，給他們拿去千多人！各工會，各社團給他們拿去三千多人！——我這時候走來這裏，路上還見許多軍警，手上紮着白布，荷槍實彈如臨大敵似地在叱問着過往的路人！我緩一步險些給他們拿去呢！嚇！嚇！”

這來客的名字叫鐵瓊海，和沈之菲同在黨部辦事不久，感情還算不錯。他是個大臉膛，大軀體，熱心而多疑，激烈而不知進退的青年。

過了一會，又是一陣打門聲。開門後，兩個女學生裝束的逃難者走進來，遂又把門關上。這兩個女性都是之菲的同鄉，年紀都很輕。一個高身材，舉動活潑的名叫林秋英；另一個身材稍矮，舉動風騷的名叫杜蘅芬。她倆都在Ⅱ女校肄業。林秋英憨跳着，望着沈之菲只是笑。杜蘅芬把她的兩手交叉地放在她自己的胸部上，嬌滴滴地說：

“哎喲！嚇煞我！剛纔我們走來找你時，路上碰到一個壞蛋軍人，把我們追了一會，嚇得我啊——哎喲！我的心這時候還跳得七上八落呢！嚇！嚇！”